

CAMBRIDGE

Fudan Translation Series



国外思潮译丛 · 聚焦当代哲学

译丛主编 黄颂杰 朱新民

Robert Nozick

罗伯特·诺齐克

〔美〕大卫·施密茨 编

宋宽锋 庄振华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CAMBRIDGE

Fudan Translation Series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成



国外思潮译丛·聚焦当代哲学

译丛主编 黄颂杰 朱新民

Robert Nozick

罗伯特·诺齐克

[美] 大卫·施密茨 编  
宋宽锋 庄振华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伯特·诺齐克/[美]施密茨(Schmidtz, D.)编;宋宽锋、庄振华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9

(聚焦当代哲学/黄颂杰、朱新民译丛主编)

书名原文:Robert Nozick

ISBN 978-7-309-09930-0

I. 罗… II. ①施…②宋…③庄… III. 诺齐克, R. -政治哲学-哲学思想-文集  
IV. B712.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70003号

This is 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bert Nozick (edited by David Schmidtz)

ISBN 978-0-521-00671-2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Subject to statutory exception and to the provision of relevant collective licensing agreements,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Fudan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2007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only. Unauthorised export of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Fudan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本书原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与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合作出版。此版本仅可在中国大陆销售。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07-843 号

### 罗伯特·诺齐克

[美]施密茨(Schmidtz, D.) 编 宋宽锋 庄振华 译

责任编辑/陈 军 方尚岑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7 字数 188 千

2013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09930-0/B·482

定价:36.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聚焦当代哲学”中译本前言

从二十世纪下半叶起，曾经占据现代西方哲学主流地位的分析哲学开始走向衰落。这是因为，除了在欧洲大陆出现了像福柯、德里达这样一批非分析派的哲学家之外，英语系国家也涌现出了反对分析哲学的哲学家。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编辑过一本颇有影响的推崇分析哲学的论丛《语言学转向》(1967年)，而在1979年，他出版了《哲学和自然之镜》，这本书却沉重地打击了分析哲学。有些西方学者把这本书看作划时代的著作，认为从此以后，西方哲学步入了人们所谓的后现代时期。不过，事实上，西方后现代哲学仍然处在一个形成过程中，它的脉络尚不清楚，对于哲学爱好者来说，掌握它的要点乃是一种智慧上的挑战。虽然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的著作许多已经被译成中文出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哲学界已经深刻地研究和理解了他们的理论。

我们惊喜地发现，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从2002年起着手编辑出版一套“聚焦当代哲学”(Contemporary Philosophy in Focus)丛书，至今为止，已经出版了十一册。这套丛书的着重点是介绍、评论和批判当代英语系国家的哲学家，它囊括了当今公认的最著名的英语系国家的哲学家。剑桥大学出版社邀请了当今对这些哲学家深有研究的知名学者和大学教授撰写了各种研究性论文，把它们编辑成册，每一册仅仅专注于一位哲学家。我们在2007年把这套丛书推荐给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高若海总编。高先生对此很有兴趣，并向剑桥大学出版社购买了其中六册的中文简体字版的版权。它们是：《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

(Alasdair MacIntyre)、《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和《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这六位哲学家是我国学术界比较熟悉而影响也比较大的。罗蒂(1931—2007)是当代美国影响最广泛的哲学家之一,也是文化、文艺批评家,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两度来华,其中2005年暑假来我国进行了学术访问。麦金太尔(1929— )是当代美国最著名的伦理学家、政治哲学家之一。戴维森(1917—2003)是当代美国哲学家、语言哲学家,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诺齐克(1938—2002)是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社会哲学家、法哲学家。泰勒(1931— )是当代加拿大道德和政治哲学家、社会哲学家。库恩(1922—1997)是当代美国著名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这些思想家的著作已有许多中译本,而关于他们的评论性论著的中译本倒不多。

这套丛书选取的哲学家所涉及的学科领域比较广泛,他们不光是哲学家,也是其他学科领域的专家。除了哲学,还有政治学、法学、伦理学、文学、文艺批评、文化学、社会学、科学技术、逻辑学,等等。尽管这些哲学大师在许多领域内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这套丛书的每一册只聚焦于那位哲学家在某一个领域内最为独特的成就。它力图清晰地阐明这位哲学家所注重的哲学议题,以及他如何系统地论证自己对这些议题的回答,所以,读完一册之后,读者对于这位哲学家的独特性就会获得比较清楚而深刻的系统理解。毫无疑问,聚焦性是这套丛书的首要特点。《理查德·罗蒂》注重讨论罗蒂对西方现代认识论的批判,即对表象论和基础论的批评。《唐纳德·戴维森》着重阐述戴维森在语言哲学方面的研究,即他对真理论与意义理论的见解。《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专门探讨麦金太尔对伦理学的论述,即他对以美德为中心概念的伦理学的发挥。《查尔斯·泰勒》集中于泰勒对形而上学的新发展,即他试图在一种新的框架之内重新回答某些传统的哲学问题。《罗伯特·诺齐克》很自然地评述诺齐克的正义论,即他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正义理论。《托马斯·库恩》不容争议地评判了库恩在科学哲学上的独创,即他对科学革命的革命性解释。但是,着重于某位哲学家的

某个领域和理论绝不是撇开其他领域和理论,因为这个聚焦不是孤立的狭隘的,而是以广泛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以及各个学科领域的现状为基础,在与当代各种学说、理论、观点的联系、碰撞、争论、交锋之中展开的。就是说,聚焦性是和全面性广泛性相结合的。因此,每读完一册就不仅能理解这位哲学家的独特性,而且能对这位哲学家有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读完这套丛书之后,就会对当代英美哲学具有一个广泛的了解。

还须指出,这套丛书并不是简单地介绍和一般地论述这些哲学家的学说,它还从各种角度批判了这些学说。论文的作者在对这些哲学家表示赞同和颂扬的同时,也不乏批评和诘难。有些作者还提出了非常尖锐的反证和驳斥。从而,通过阅读这套丛书,读者会更深刻地意识到,当代西方哲学是一种极具争议的思想潮流,后现代哲学有待于进一步的修改和发展。这套丛书的批判性或多或少为这方面的努力指出了一些可探索的方向。

这套丛书的另一个长处乃是它的可读性。由于上述那些哲学大师力图创建与众不同的观点和理论,他们往往使用了一些新的词汇和概念。另外,他们所批判的对象都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哲学理论,因此他们的论证不得不变得十分的复杂和难以理解。这套丛书的大部分论文都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阐明各种观点和论证。所以,对于哲学专业和非哲学专业的学者来说,它是一套上乘的参考书。就一般的哲学爱好者和知识分子而言,它乃是一部入门的教科书。

本丛书的译者都是哲学专业的教师和博士生,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反复地讨论和校对,力图忠实于原著,并且,力求译文的流畅。尽管如此,受制于水平等多种原因,错误还是难免。衷心欢迎各位专家和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是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创新基地和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共同努力的成果。感谢创新基地和研究中心对翻译这套丛书提供的支持和帮助。希望这套丛书有助于基地和中心的科研工作。这套丛书也是黄颂杰的科研项

目(“实践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05JJD710125)在进行过程中取得的成果,该项目归属于上述研究中心。

黄颂杰 朱新民

# 诺齐克的主要著作和缩写

1. ASU:《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2. EL:《被审视的生活》(*The Examined Life*)
3. NR:《合理性的本质》(*The Nature of Rationality*)
4. PE:《哲学解释》(*Philosophical Explanations*)
5. SP:《苏格拉底的困惑》(*Socratic Puzzles*)



## 作者简介

**迈克尔·E·布拉特曼(Michael E. Bratman)** 斯坦福大学人文与科学学院杜菲讲席教授和哲学教授,著有《意向、筹划和实践理性》(Harvard, 1987;再版于 CSLI Publications, 1999)、《意向的多种面相:意向和行动论文选》(Cambridge, 1999),以及多篇有关行动哲学和相关领域的论文。

**杰拉德·F·高斯(Gerald F. Gaus)** 杜兰大学哲学教授和墨菲政治经济学研究院研究员,著有《政治概念和政治理论》(Westview, 2000)、社会哲学(M. E. Sharpe, 1999)、《辩护性的自由主义:论知识论和政治理论》(Oxford, 1996)、《价值与辩护: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础》(Cambridge, 1990)和《人类现代自由主义理论》(St. Martin's Press, 1983)。他与查德让·库卡塞斯正在编写《政治理论指南》(Sage, 待出)。

**劳伦·E·洛马斯基(Loren E. Lomasky)** 博灵格林州立大学哲学教授,著有《个人、权利和道德共同体》(Oxford, 1987),并与乔福利·贝尔曼合著《民主与决断:选举偏好的纯粹理论》(Cambridge, 1993)。

**大卫·米勒(David Miller)** 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社会政治理论领域的正式研究员。新近出版的著述包括《论民族》(Clarendon, 1995)、《多元论、正义和平等》(与迈克尔·沃尔泽合编, Oxford, 1995)、《社会正义原则》(Harvard, 1999)、《公民资格与民族认同》(Polity, 2000),以及《边界与正义》(与苏哈尔·哈什米合编,

Princeton, 2001)。

**艾利亚·密欧格拉姆(Elijah Millgram)** 犹他大学副教授和E·E·艾利克森哲学教授。他是《实用归纳法》(Harvard, 1997)一书的作者和《实践推理的多样性》(MIT, 付印中)一书的编者。

**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政治理论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的定期哲学访问教授。他是好几本书的作者,包括《共和主义:关于自由和政府的一种理论》(Oxford, 1997)、《伦理学的三种方法》(Routledge, 1977,与M·巴容和M·斯鲁特合著)、《平常心智:心理学、社会与政治短论》(Oxford, 1993)和《自由的理论》(Oxford, 2001)。

**约翰·T·桑德斯(John T. Sanders)** 罗切斯特技术学院的哲学教授。他是《反对政府的伦理论证》(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0)一书的作者,《哲学家年鉴》第1—5卷和《对国家的赞同与反对:新哲学读物》(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6)以及《激辩哲学的境况:哈贝马斯、罗蒂和科拉科夫斯基》(Praeger, 1996)的合编者。

**大卫·施密茨(David Schmitz)** 亚利桑那大学哲学教授和经济学合聘教授。他是《社会福利与个体责任》(Cambridge, 1998)一书的作者之一(与罗伯特·古蒂合著),《理性选择与道德行为》(Princeton, 1995)一书的作者,并与伊丽莎白·薇露特合编了《环境伦理学:真正重要的是什么,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什么》(Oxford, 2002)。目前正致力于撰写《正义的要素》一书。

**迈克尔·威廉姆斯(Michael Williams)**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哲学教授。同时在西北大学、马里兰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著有《无基础的信念》(Blackwell, 1977)、《非自然的怀疑》(Blackwell, 1991)和《知识问题》(Oxford, 2001)。

# 目 录

诺齐克的主要著作和缩写	1
作者简介	1
第一章 导论	大卫·施密茨 / 1
第二章 政治权威的辩护	大卫·米勒 / 12
第三章 筹划与财产	约翰·T·桑德斯 / 39
第四章 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乌托邦	劳伦·E·洛马斯基 / 69
第五章 非效果论与政治哲学	菲利普·佩蒂特 / 97
第六章 目标、象征、原则：诺齐克论实践合 理性	杰拉德·F·高斯 / 121
第七章 诺齐克论知识与怀疑论	迈克尔·威廉姆斯 / 153
第八章 诺齐克论自由意志	迈克尔·E·布拉特曼 / 183
第九章 如何获得成功	艾利亚·密欧格拉姆 / 207
第十章 生活的意义	大卫·施密茨 / 234
参考书目	256
译后记	259

# 第一章

## 导论

大卫·施密茨

罗伯特·诺齐克的出众才华，正是在他介绍自己著作的时候表露无遗。他的介绍性文章贯穿了一个主题：请求转向一种非强制的、沉思的、谈话式的、然而也是分析的哲学。在他的第一部著作中，诺齐克写道：

关于如何书写哲学著作的一种观点是，作者应该思考清楚他所表述的观点的所有细节及其问题，修饰并完善他的观点，以便向世界展示一个完成了的、圆满的和精致的整体。但这不是我的观点。……著作写完了，总还有其他与主题相关的话可说。我的确对哲学著作的惯常呈现方式感到困惑。作者写起哲学著作来就好像确信其著作是关于所涉主题的终极性话语似的。(ASU, xii)

使诺齐克感到困扰的是，关于做好哲学的唯一方式的未曾明言的一致意见，却根本上使哲学思考在一种哲学的著述方式之中得到歪曲。其实，“对自己所持观点进行长期而艰苦的思考之后，哲学家对它的弱点也有了合理而充分的认识：有的地方过于脆弱，以致无法承受巨大的理智力量，有的地方可能使得观点分崩离析，有的则是使他感到不安的未加审查的假定”(ASU, xii)。而当我们展现自己的哲学思考时，却表

现为这样：

哲学活动的一种形式看起来就像挤压一些东西，以使其符合某种固定的具体形状。所有东西都摆在那里，它们必须被压进去。你将材料挤压进这个固定的区域，它在一边压进去了，在另一边又鼓了出来。你来回转动，把一个鼓起之处按平了，另外一处又鼓起来了。因而你就不断地挤压，削平这些东西的棱角，以使它们符合要求；你不断按压，直到最终几乎所有东西都暂时各安其位；而对于不符合要求的東西则抛得**远远的**，以使它们不再被注意。（ASU, xiii）

- 2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做？诺齐克不是很确定。“哲学家对他们在自己观点中觉察到的缺点保持沉默，我认为，这不单是哲学上的诚实和正直的问题，尽管当意识到它们的时候，它确实是或至少变成了这样的问题。这种沉默与哲学家表达自己观点时的意图有关。为什么他们力求把所有事情都强行压入一种固定的模型？”（ASU, xiii）也许这没有理由。我们就是那种生物，因而我们做那种哲学。尽管如此，诺齐克却渴望超越这种做哲学的方式。

哲学家经常寻求从几个基本原则推演出他们的所有观点……一块砖被垒在另一块砖之上，以建造一个哲学高塔，只有一块砖的宽度……我提议，我们的模型不是那摇摇欲坠的高塔，而是巴台农神殿。开始的时候我们一一地摆置我们互相分离的哲学洞见，然后我们把它们联结和整合在一个一般的原则和主题的拱形屋顶之下。当哲学的建造物破裂之后，就像我们在归纳的基础上料到的那样，某些有趣而又美好的东西保留了下来。留存下来的还有某些洞见、相互分离的柱石、一些平衡性的联结物，以及由于灾难和自然过程的侵蚀所呈现出的宏伟建构的愁容。（PE, 3）

诺齐克情愿把哲学的劳作,尤其是他自己的哲学劳作,看作一个不断展开的成熟过程的一个阶段。“目标是到达一个值得去的地方,纵然研究可能会改变和深化有价值的观念。”(PE, 2)注意:研究可能深化我们的有价值的观念,而如果它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又该多么悲哀。如果略加修整,对于成熟的专职哲学家来说,以下这一点是对的,那该多么令人悲哀:“在生活的过程之中,我们被并非完全成熟的世界图景所导引,而这一世界图景是我们在青春期或者青年的成熟期形成的。”(EL, 11)

## 第一节 非强制的哲学

我们也许会这么想,学术训练是否限制了而不是强化了我们的这种能力,即避免我们的思想被先前的思想所歪曲和肢解的能力。诺齐克说:“哲学训练塑造论辩者:它训练人们提出论证,对论证进行批评和评判(这也是论证的一部分)……而孩子眼中的论辩则是提出自己的看法、表达恼怒和消极情绪。与某人论辩就是力图通过言语迫使其转变。但是,哲学的论证不是这样的,是吗?”(PE, 4)诺齐克经常通过充分的论述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在他看来,哲学的论证就像这样:

哲学论证就是力图使某人相信某种东西,不论他是否愿意相信。一个成功的哲学论证,一个强有力的论证,就是**强迫**某人接受一种信念。尽管作为一种强制性行为的哲学还在继续进行下去,但是哲学家所行使的惩罚却毕竟颇为无力。如果他人对诸如“非理性的”、“糟糕的论证”这样的标签感到无所谓的话,他可以坚持原有的信念,轻松愉快地走开。……如果哲学论证根本没有给那个人任何可能的答案,并使他处于一种软弱无力的沉默,是不是更好?甚或,他可能平静地坐在那儿,微笑着,像佛陀似的。也许哲学家需要使论证有力,以便人们在脑海里回响:如果那个人拒绝接受结论,他就**死定了**。(PE, 4)

3

在以上这幅具有讽刺意味的漫画中,包含着真理的成分,而且诺齐克也许付出了比任何人都多的努力,以引起我们对它的注意。我们被教导着拥有一幅关于好的哲学必定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足够奇怪的图画,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诺齐克在他的下一部著作中写道:“很少有几本著作所陈述的东西,是一个成年人所能够相信的。”(EL, 15)

然而我们又该对诺齐克有何期待呢?什么是他的替代方式?他将给我们证明一种与众不同的做哲学的方式,他的证明使我们信服,于是我们就会说:“是的!那就是你做哲学的方式!”也许并非如此。正像诺齐克所说的那样:“我的思想并不以你的赞同为目的,而是仅仅在你自己反思的一旁停留一会儿。”(EL, 15)

为了理解诺齐克,我们需要理解,当他说他并不以你的赞同为目的时,他确实是这个意思。这样的段落是迷人的,简言之,这样的看法是自我缴械的。但是这样的看法却比自我缴械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它们并不仅仅是一种论证的策略。诺齐克的自我缴械是一种真正的方法论转变。

我们应该转向诺齐克的非论辩的方法吗?也许不是这样。再说一次,当诺齐克说他的思想并不以我们的赞同为目的时,他确实是这个意思,即便他的思想关涉哲学的方法。也许回应诺齐克的方法的最成熟方式,就是对它进行细致的思考,判定它值得推敲,值得放在我们自己的思想旁边一会儿。如果我们能对自己的方法具有更为成熟的看法,而不是努力采纳诺齐克的方法,这样的结果要更好一些。去想一下成熟的人会相信什么观念,去想一会儿阅读和写作一本这样的书会是什么样的感觉,这才是更为重要和更为成熟的。

诺齐克强调:“这里我期望呈现的不仅仅是立场。”(EL, 17)那么,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有人猜测,在某种程度上,诺齐克只是简单地试图解释对于他来说生活是什么样子,就像一个理智的心灵对另一理智的心灵的感受那样。诺齐克不想带给我们呈现在时间流逝中的僵死的、与理智之旅相脱节的结论,而理智之旅通向又离开那些暂时的结论。而当我们出版一本书的时候,如果这一点不可避免,那么他至少能

够请求读者留心思想与印刷纸张之间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有点像一个运动的客体与这个客体的一张照片之间的关系。

诺齐克想让我们把“已完成的”产品看作一个探究的过程或者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他想让我们留意他试图掩饰漏洞和鼓起之处而忙得团团转这一点。除此之外,诺齐克不想那么匆忙。他并不想让我们把他的著作看作粗心大意的产品,也并不想让我们把它仅仅看作一个精心修饰的终极产品。他想让我们把它看作一个邀请,邀请我们在一个不断展开的理智之旅中与他相伴一程。他想让我们接受这个邀请,并以特定的态度接受它。他的目的并不是向我们表明他已经到达了终点。他是一个行进中的旅行者,而不是一个向导。诺齐克想让我们在读完他的著作之后产生一些想法,而这些想法是我们当初坐下来读他的著作时所不具备的。这些想法将是我们的,而不是诺齐克的,这就是他所期望的。他并不试图强迫我们在采纳他的想法与脑溢血之间进行选择。

## 第二节 影响的问题

正像艾利亚·密欧格拉姆所认为的那样(在本书中),诺齐克似乎从来都没有试图培养追随者。诺齐克对潜藏于哲学导师身份和学术中的更为微妙的强制性具有充分的敏感,在《苏格拉底的困惑》中,他又提出了这个话题。在那里,他说:

当你通过某人的理论路径接近一个论题时,那个人对主题进行结构化的方式,就限定了你能前行多远,你又能有多少发现。你在他们的“有所疑问的”的范围之内思考。心理学家对一种现象进行了研究,他们将这种现象称作“设定基准与调整”。例如,一个主体被要求对一个人的身高做出估计,而这一估计是通过估计这个人的身高偏离一个确定的基准多少来进行的,比如说,这个基准是5英尺。如果他认为那个人的身高是5英尺7英寸,他就会说“加



5 上7英寸”。有趣的事实是,表达出来的对一个人身高的估计是以一个确定的基准为依据而有所不同的。理论中的特定基准与此并没有什么不同。假如以6英尺替代5英尺作为基准,那么某人身高5英尺7英寸,就可以通过说“减去5英寸”来表达某人的身高对那个更高的基准的偏离。然而,对于一个给定的人的身高的估计而言,以5英尺为基准进行判断的群体要比以6英尺为基准进行判断的群体看得低一点。……我想,当你通过别人的思想接近一个论题时,与此是相似的。即便你的结论确实偏离了基准,它们也“被吸引着”指向你的那些思考的源泉。(SP, 8-9)

诺齐克的评论清楚地关涉历史人物的影响,但是,当然我们也易于受到我们周围的人们,比如老师、同学等人的不适当影响。而反过来,那些受到学生尊敬的更具影响力的教师也容易受到他们的追随者的不适当影响,这一点就不太明显了。当追随者通过变得更为精于把教师的著作当作神圣的文本去看待,以便竞相被允许进入老师最内在的小圈子,教师就变得丧失了像以往评价和重估自己思想的彻底的批判方式。受到追随者的不适当影响这个问题的部分后果就是,它使我们容易受到我们先前的自我不适当的影响。哲学论证不仅是潜在强制的,而且是自我强制的。不但是其他人对我们施加牵引力,我们也牵引着自己。

在他的第一部著作中,诺齐克承认:“我并不喜欢这一事实,即我熟悉并尊敬的大多数人并不赞同我的观点。”(AUS, x)然而,诺齐克说(在SP中),他之所以面对他的早先著作所激发出来的有时怀有恶意的评论,而不对其进行辩护的理由是,他不想让辩护限定和约束他未来的思想。他不想仅仅成为一个论辩者。我们会猜想“牵引力”所产生的后果在政治理论中比在其他领域中更为严重。我们不是简单地评判诺齐克的政治观点;而是通过判断它们如何偏离了我们的基准而对这些政治观点进行评判。如果我们连判断如一个人的身高这样简单的事情都要不适当地被基准所影响,那么当我们评判政治事态时,这该有多么糟